

人生伴侣译丛

Dreißiger

三十而立
名人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时代》周刊著名专栏作家真诚奉献！

中华书局



DreiBiger

三十而立

30 · 2009 · 2010 · 3

新书·图书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人生借鉴译丛》

孔德明 印芝虹 主编

三十而立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徐 莉 译

孔德明 校

中华书局

**Dreissiger.Ein Geschenk für alle zwischen 30 und 40 by
Gerhard Prause**

Copyright © 1983 by Gustav Lübbe Verlag Gmb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京图字:01-2002-33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十而立/(德)普劳泽著;徐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人生借鉴译丛/孔德明,印芝虹主编)

ISBN 7-101-03975-8

I.三… II.①普…②徐 III.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7821 号

书 名 三十而立

丛书名 人生借鉴译丛

著 者 [德] 格哈德·普劳泽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译 者 徐 莉

责任编辑 王瑞玲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7¹/₂ 字数 88 千字

印 数 1-5000

国际书号 ISBN 7-101-03975-8/I·506

定 价 15.00 元

前　　言

小的时候，人们渴望自己尽快成长，以便早日长大成人。但长大后，即便才二十多岁，大部分人就想推迟年龄增长以及后来成为老人的过程。没有人愿意在二十六岁时就被算作三十岁的人，即使到了二十九岁也还是不愿意；但在十年之后，也就是三十九岁的时候，大家却愿意说自己仍属而立之年。这种情况发生在所有的年龄段，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岁的人同样如此。

可见数字会对人产生一种很大的心理影响，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尤其是生命年轮中的整岁数，它们让人感觉是一个跳跃，一个深刻的变化，但同时也给人以欣慰，庆幸自己毕竟达到了这个年龄，因为这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情。逢十的整生日给人们提供了契机，去感激和总结，去回顾过去十年，也去展望未来十年，去祝福自己以及享受别人的祝福。庆祝生日是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习俗。

“人生借鉴译丛”向大家讲述古往今来著名的或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在某个年龄段的种种境况遭遇：他们的生日是如何度过的？他们生理心理状态如何？经历过什么？有何规划以及有何行动？他们曾有过什么样的困惑？他们是否幸福？对未来还有着信仰，还是早已灰心断念？在讲述的过程中尽量做到让名人自己来谈体会，而且尽可能详尽，为此我引用了他们的信件、日记或自传里的一些文字。因为他们自己的表述最能说明他们期待什么，他们担忧什么或者他们为什么而高兴。

亲爱的读者，不管你男是女，不管你年岁几何，都将在这些表达和描述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和境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几乎一切都已经被其他人经历过、遭受过、期待过、畏惧过，包括衰老这惟一能够延长生命的现象。同

时，以整个生命长河为背景来观察某个特定的年龄段，人们会不断地认识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会明白——这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安慰——即使伟人、名人和成功人士也会一次次陷入茫然无助，甚至绝望的境地。然而，读者看见，生活又继续前行了，并且往往就在这时，柳暗花明又一村，幸福迎面走来。

格哈德·普劳泽



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Fjodor M. Dostojewskij

1821—1881

“我期待着，五分钟后
让子弹穿过我的胸膛。”

断头台与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

妥耶夫斯基：俄罗斯作家，代表作有《罪与罚》、《白痴》、《群魔》、《穷人》、《死屋手记》、《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1851年10月30日，这天是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岁的生日。此时的他已经做了将近四年的囚徒。作为一名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刑事犯，整整四年，他都得带着那副重达10公斤的脚镣，和许多重罪犯挤在狭窄的牢房中，没有片刻独处的机会。关于那间牢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获释后不久向长他一岁的哥哥米哈依尔是这样描述的：“这是一所年久失修的旧木屋，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根本不能住人，像这样的房子其实早就该拆掉了。夏天是难以忍受的炎热，冬天又是难以忍受的寒冷。地板腐烂不堪，上面堆积了一英寸厚的污

物。房顶漏水，屋子里到处灌风。我们像沙丁鱼一样被装在一个桶中——前室安置了一个用于大小便的木槽，臭气熏天。囚徒们个个像猪一般散发着臭味儿……跳蚤、虱子，还有其它各种数不清的虫子。”

三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时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由大学生、公务员、教师、军官和小市民组成的小组，其罪名是企图颠覆现有国家秩序。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的罪名则是曾在该小组当众念过一封“针对教会和国家，措辞狂妄激烈”的信函，并以此种方式“参与传播有关宗教的有害思想”，“激发对当局的仇恨”。

在拘留待审期间，这名二十七岁的年青人写下了一篇详尽的辩护词。其中，他写道：“我被控诉发表了有关政治、西方社会以及审查制度的言论。然而，谁又不在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权利表达个人观点以及对所谓的权威观点提出相反的意见，那我何以要求学，何以要在学习过程中激发自己的求知欲？……是你们给我

们灌输了一定程度的教育，唤起了我们心中对知识文化的渴求。可是，如今你们要来控告我们。我们饶有兴致地谈论一下西方社会，发表一点有关时政的看法，阅读几本热门书，你们就为此要来控告我们，你们怎么能这样做？……”

1849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捕了。八个月后，在12月的一个早晨，他们突然被带出牢房，听取审判结果。他们不知道，政府究竟对他们做了怎样的判决。

很多人相信自己会被无罪释放，因为在小组的几次聚会中，他们只是参与讨论了一番。

牢房外，用来押解他们的囚车已经准备完毕。车窗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天也还是漆黑一片，他们看不到囚车行驶的方向。车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后停了下来。犯人们下车时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断头台前。他们被带到断头台上，听人宣读了判决。每个名字后面都是同样的一句话“判处死刑，枪决执行！”一共20遍。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我们不可能被处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身边的狱友说道。

到场的一名神甫要求死刑犯们进行忏悔。只有一个人照办了，但是所有的人都吻了递上前来十字架。然后，前十名犯人被绑上了柱子。每个柱子前都站了一名枪决执行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绑在第六根柱子上。多年后，他这样向人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所有的希望就在那一瞬间全部破灭。我期待着，五分钟后让子弹穿过我的胸膛。……我们被人脱掉衣服，塞进一件又宽又大的殓衣中，然后，就这样在零下 22 度的严寒中熬过了 20 分钟。……我不记得我当时感到过一丝的寒冷……”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向身边的狱友们道别时，突然有士兵走向已经绑上柱子的死刑犯，替他们松了绑。于是，他们又重新回到了未缚的囚犯们中间。一名军官当众宣读了一份声明：所有的人都免去死刑，改判监禁。几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说道：“我们的性命是皇帝陛下赐予的。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判决。……我被判处四年苦役……。”平安夜那

天是苦役犯们出发去西伯利亚的日子，在信纸页边的空白处他又写道：“我不知道，到时是否得步行还是可以骑马。但愿能骑马去。也许！”

有关死刑判决的真相到后来才被证实是一场恶作剧。所谓的死刑判决根本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有人想吓唬一下那些被判刑的人，想以此来告诉他们，其实他们是多么的渺小。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断头台上的这 20 分钟却成了他日后写作生涯的核心。他经常回忆起那段往事：

“谁说人的本性能够承受这样的事实而不至于发疯？如此一番侮辱，目的何在？……一个已经听到过自己的死刑判决书的人，一个为此而承受了巨大痛苦的人……他或许有话要说！这般经历就连耶稣基督也会认为是种苦痛和恐惧。不，不能这样对待人！”

当他在那座日后被他称为“死屋”的监狱度过艰苦的四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兄长的信中这样描述那些一同服刑的非政治犯们：“他们是一群被激怒了的、心怀不满的野蛮人。对于

贵族，他们有着无尽的仇恨。他们用一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敌意和目光来打量我们。要是办得到，他们会把我们整个吞下去。如今，判决本身成了我们与这些人在一起时所时刻面临的危险，和他们一起吃、一起睡。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向别人申诉我们一直在遭受的不平……150个仇敌，不厌其烦地折磨我们，并以此为乐，以此来打发时间……我们手中惟一的盾牌就是我们的冷漠以及他们不得不承认、不得不尊重的道德优势。”

四年苦役过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在西伯利亚服了四年兵役。然而，这段恐怖的经历并没有使他变得更脆弱，尽管此后纠缠了他一生的癫痫病此时开始频繁地发作。牢狱生活从精神上锻炼了他，他由此而变得更加坚强。三十二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不愿告诉你，在这四年中我的灵魂、我的信仰、我的精神以及我的心灵经历过哪些变化。一切说来话长……如今，我有了一些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的需要和希望……”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沙皇的批准并回到圣彼得堡时，他已经三十七岁了。继《死屋手记》(1861/1862年)之后，他又进行了22年的创作，写下了一系列伟大的小说，这其中有关《罪与罚》(1866年)，《白痴》(1868年)，《群魔》(1871/1872年)，《少年》(1875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年)。



约翰·沃尔夫冈·

冯·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即使身处最不起眼的小乡村和荒无人烟的孤岛，我也会同样勤奋卖力……”

死亡之跳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德
国作家，公认的世界文学巨人之
一。

1779年8月28日，约翰·沃尔夫冈·歌德——他的贵族封号“冯”是在三年后才得到的——在他三十岁生日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生日自由快乐。”五天后：“自从三十岁生日那天起，周围的事物奇迹般地焕然一新；但愿这一刻永远留驻。我的内心为一种酣畅的快乐所占据，我的幽默没有沾染上丝毫的卑微，就连天气也是分外晴朗。”

四年前，因《葛兹》和《维特》而名声大噪的歌德应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来到魏玛，之后便一直生活在此。多年以后，在与艾克曼的一次谈话中，歌德这样描述这位比他小了八岁的公爵：“我们不久便成了最亲密的朋友，无论我做什么，他总是如影随形地相伴左右……我们